

海天译丛

Yasmina Khadra

[法] 雅斯米纳·卡黛哈 著
邓颖平 译

卡利尔

Khadija

2015巴黎恐袭事件

“重返现场” 2018年法国名作家
深度还原

海天出版社

海天译丛

卡利尔

Khalil

Yasmina Khadra

[法] 雅斯米纳·卡黛哈 / 著

邓颖平 / 译

海天出版社

· 深圳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利尔 / (法) 雅斯米纳·卡黛哈著 ; 邓颖平译.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9.3
(海天译丛)
ISBN 978-7-5507-2593-5

I. ①卡… II. ①雅… ②邓…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303298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8-098号
Khalil
by Yasmina Khadra
© Editions Julliard, Paris, 2018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迪法国际版权代理.

卡利尔 KALIER

出品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胡小跃 李 尧 戚乐也
责任校对 林凌珠
责任技编 梁立新
封面设计 知行格致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39 (邮购) 83460399 (批发)
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33334934
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50千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3月第1次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要想达到永生，并不一定要
成为英雄或者天才，种下一棵树
即可。

目 录

/ 1 /

第一部 阿巴比勒之鸟

/ 107 /

第二部 敢死队队员的C小调协奏曲

/ 222 /

译后记

第一部

阿巴比勒之鸟^①

我要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
显出你的丑陋。

——《耶利米书》第13章，第26节

① 阿巴比勒之鸟是《古兰经》第105章《象》中的一种神鸟。阿巴比勒 (Ababil) 是对这种神鸟的阿拉伯语名字的音译。

1

巴黎，光明之城。

那里的一盏路灯熄灭，全世界都会置身黑暗。

我们四个是敢死队队员，任务是把沉浸在节庆气氛里的法兰西体育场变成全球瞩目的葬礼现场。

汽车飞驰在高速路上。我们几个挤在车里，谁也不说话。有两个我不认识的兄弟，一个坐在司机阿里旁边，另一个与我和德里斯坐在后排。

之前，坐在前排的兄弟往车载音响里放了一张碟，我们只能听教长萨阿德·加米蒂诵经。他的声音非常动人，好像有一种魔力，我从来没见过比这位学者更优秀的诵经者。他的嗓子是一道歌唱的彩虹，不是普通的声带。我觉得我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可能开车的阿里除外，他好像有点紧张。

我望着车窗外的乡村，想放松一下，利耶的声音却不断提醒我遵守纪律：“你想变得跟莫卡一样吗？”

莫卡是莫伦贝克^①出了名的二傻，六十岁的人还像个夜夜游荡的小镇男孩。他总是穿着别满了徽章的皮夹克和膝盖处磨得稀烂的牛仔裤，坚信年龄改变不了他。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每天在缪斯公园跟一群小屁孩讲当年放荡不羁的生活，全然没想到这群孩子是在消遣他。

谁都不想变成莫卡，成天醉醺醺的，眼神迷离，脑子里一团糨糊。

“看看你身后，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那天，我们在土耳其烤肉店啃三明治，扭头往后看了一眼，利耶嘴角淌着三明治的酱汁，生气地骂我“笨蛋”，“我指月亮给你看，你却看我的手指。我说的是你的过去。你除了把日子过得一团糟还干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在你身后，除了风，什么也没有。五岁的时候，你就开始在街上转悠。十年过去了，你还在原地踏步。你从来都没跳出起点格^②，一步都不敢往外迈……你知道那些不敢主动去追、只会苦苦等待的可怜虫最后都怎么样了么？他们白活一场，站着

① 莫伦贝克，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下辖的一个区，该区常住人口有10余万人，居民失业率超过30%。2016年3月以来，巴黎恐袭案的主要嫌疑人萨拉赫及多名涉嫌布鲁塞尔恐怖袭击事件的嫌疑人相继在莫伦贝克被抓。

② 大富翁等桌游的起点格。

生蛆。”

当时，利耶还是个毛头小伙，既不信上帝，也不信真主。对他来说，宗教就像那些让大脑突然短路的数学方程式，你只会把它们抄到本子上，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就是个心中苦闷的十七岁小伙，空有十根手指，却不知道用来做什么，除了用十指握拳揍附近小区的男孩，或者对某位好奇心太重的保安比中指。

他对我们心怀不满，恨我们这群街头小混混对未来漠不关心，毫无期待。其实，他自己也不清楚想让我们干点什么，但看我们整天围着莫卡这个老家伙，他就来气。

也许是不想再惹恼利耶，我和德里斯不再和穿皮夹克的老头来往。对我们来说，这是证明自己长大了的一种方法。莫卡还是那副老顽童的模样，其他无所事事的小孩取代了我们。我们向利耶示好，可他还在生我们的气。他就像个古板的兄长，总是挑我们的毛病。他有心理问题，父亲几次考虑过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不过，这些都是往事。穿上长袍、染红胡子，利耶找到了自己的路，还成了埃米尔^①，英勇的战斗首领。他

① 埃米尔(emir)、谢赫(Cheikh)、伊玛目(imam)是阿拉伯语中常见的贵族头衔。谢赫是用途较为广泛的一种尊称，可以理解为“长者”，但在一些国家也特指王室成员；伊玛目是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往往供职于清真寺。在某些组织里，这三种称呼并无上下级之区分，只是内部的尊称。

现在说话有条有理，充满智慧，而且只要求别人做力所能及的事。当他提高声调，我就会把他唇齿间涌出的指令当成甘露，一饮而尽。他让我感受到内心深处无以言表的美好，让我变成一个大彻大悟的人。以前的狗日子，我把它裹到抹布里，扔进下水沟。我的过往一点都不重要。最好的我将出现在这条向前延伸的路的尽头。我感到如此惬意，仿佛坐上了飞毯。

阿里可以闭着眼睛开车，不用地图，也不用导航，他以前是出租车司机。

他十分谨慎，在没有确认地砖下面是否有炸弹之前，他绝不会冒险踩上去。为了将来能分散警方的注意力，他在网上发了个拼车广告。四个想拼车的人给他打了电话后，他就关闭手机。要是发生意外，手机上的记录可以向调查人员证明为了节省油费，他经常提供拼车服务，另外，他也没有资格去翻拼车人的包。

阿里并不是我们的朋友，我和他一起干过三次“买卖”。他沉默寡言，所以我连他的住址和真名都不知道，只知道他被吊销出租车执照后，接替冒冒失失的拉姆丹去拉黑活儿。有时他也为战争出力，从布鲁塞尔开车到阿利坎特^①再开回来，车轮子里藏几公斤大麻。利耶偶尔让他

① 阿利坎特，西班牙位于地中海的重要港口城市。

送一两个兄弟出征打“圣战”，或者去法国、荷兰的偏僻小镇接一两个从叙利亚回来的兄弟……

阿里并不是为了事业卖命，只是靠这个挣钱。要是让我选，我宁愿往左手啐七口唾沫，也不愿跟他并行在街上。不过，这个混蛋的优势也挺明显的——他很神秘，做事有条理，效率高，而且没有案底。

我从来没去过巴黎。其实，我的姨母就住在巴黎。我家和她家并不亲近。有几个夏天，我们偶尔在老家那边碰上，除此之外，就再也没见过了。我妈觉得她姐姐把我们当成乡巴佬，其实她是嫉妒。姨母过得很好，她家住在塞纳河边的一个高档小区里，虽然很早就开始守寡，但她把两个女儿培养成了医生和建筑师，把儿子培养成了银行家。而我的孪生姐姐扎哈结婚几个月就被老公休了，大姐姐耶扎在离家七十公里远的地下工厂干活，我作为家中的男孩，本应成为父亲的骄傲，结果上了两年高中就坚持不下去了。

2015年11月13日，星期五，我生平第一次踏上法国的土地。八九年前，我跟着学校组织的旅行去过鹿特丹和塞维利亚。除此之外，只有回摩洛哥老家时，我才会离开我的城郊小镇。摩洛哥是父母亲的出生地，老家在纳祖尔^①

① 纳祖尔，摩洛哥东北部港市。

一个名叫柯布达纳的村庄上。父亲还能存点钱的时候，我们每隔一年回去一次。至于比利时，我只知道列日，两年前我在那儿参加了九个月的职业培训，还有沙勒罗瓦、安特卫普和蒙斯。大姐在蒙斯的缝纫车间做工做到手指变形、视力下降。为了协会的事儿，我还去过比利时边境的一些偏僻农庄。

这次离开比利时既不是学校组织的旅行，也不是休假，这让我不知所措。我感到阵阵眩晕，处于醉酒和中暑之间的状态。

我记得父亲的一位老朋友有时来家里吃晚饭。那是个鳏夫，没有孩子。微醺的时候，他总会对我们说，灵魂是不会死的，它像异物非法住进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的器官会对可以驱散它的东西产生依赖，虽然这些东西会毁了我们的健康。

父亲的这位朋友说得挺对的。当我走向命运的终点时，我觉得我的灵魂和肉体彼此冷淡。

阿里驶离主路，进了第一个休息站，他要把羽绒服脱掉，借口是出汗太厉害。

那两个不认识的人完全无视我们。

德里斯保持微笑，他无缘无故地笑就意味着他在想事儿。

我和德里斯从小就认识。我们住同一栋楼，那栋楼

位于莫伦贝克的梅勒博梅纳大街。我们在一个学校上学，并排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两人都喜欢在课堂上调皮捣蛋，被我们搞得筋疲力尽的佩希太太把我们叫去办公室的时候，我们还一脸自豪。德里斯不是那种找好学生麻烦的人，他也不骚扰女同学。对他来说，学习就是浪费时间，他想赶快长大，和在超市里做收银员的母亲一起挣钱养家。一天，课间休息的时候，我被布鲁诺·乐斯腾拉到一边。他十二岁，是五年级的“霸王”，洗劫同学口袋里的零花钱，殴打不服他的人。我不记得布鲁诺是怎么把我截住的，我很怕他，总是尽量绕着他走，躲着他。他掐着我的脖子，把我顶到墙上的时候，我差点两眼一翻晕过去。在这之前，德里斯一直没跟同学打过架，他试着跟大块头讲理。谁知形势急转直下，演变成学校有史以来最壮观的斗殴。从那天起，我的朋友德里斯成了我的英雄。我无法想象没有他的日子该怎么过。家人为了让两个姐姐远离莫伦贝克的“大胡子”，把家搬到了库克尔贝赫的埃尔克利耶大街，有些教徒对不戴头巾的女孩破口大骂，骂她们婊子，还威胁泼硫酸使她们毁容。每天晚上和周末，我都去以前住的地方找德里斯玩，当我的英雄从高中退学时，我也学他的样儿，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很高兴能和他一起赴死。

“你不用跟我们客气，”前排那位兄弟用阿拉伯语对

司机阿里发牢骚，目光紧逼，“你要是想跑跑步或者小睡一下，都没问题。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们会按时到的。”阿里试着宽慰他。

“你算老几，你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干吗？赶紧上路。到终点前不许再停车。”

阿里没再说话，把羽绒服放到后备厢，赶紧把车开上高速公路。他徒劳地紧握方向盘，以掩饰双手的颤抖，扭曲的面庞暴露了他内心涌动的怒火。我们的车连续超过几辆半挂车，乡村的景致在我们眼前展开，一览无余。几头奶牛在绿油油的草地上吃草，远处的小村庄还笼罩在晨雾之中，教堂的钟楼冲破薄雾，像一根奇丑无比的夺彩竿^①。

我试着什么都不想，可怎样才能清空大脑？现在我满脑子都是碎片般的画面，像一堆无法修复的旧电影胶片。我的孪生姐姐光着脚在柯布达纳的果园里奔跑，耶扎在怨天尤人，可怜的父亲穿着围裙在卖菜，母亲就像皮影戏里的人物……他们会想念我吗？孪生姐姐肯定会，妈妈可能会，耶扎不会，父亲也不会。我和父亲形同陌路。我的家人，其实就是那些朋友；我的家，其实就是那条街；我的私密空间，其实就是清真寺。头几天，母亲会为我掉眼泪，父亲会对邻居和所有爱打听的人说，他没有我这个儿

① 竿顶挂有奖品，能爬上去取下奖品者得此奖。

子，然后生活恢复如常，从此我只存在于抽屉深处的泛黄照片上。

他们有什么用？一生做过什么？他们和莫卡有点像，是耐药性强的寄生虫，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没意思。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来没有从起点格向外探出一步。她被日常生活的固定程序吞噬，对未来没有任何期待。我三岁的时候，她就是这个样子，委曲求全的不幸人生，像机器一样按照设定的程序运转，双手被洗涤剂腐蚀，对着孩子们的背影喊话，在老公面前软弱得像坨牛粪。母亲像是被冻在时间的长河里，没有年龄差异，没有行为坐标。一个柏柏尔女人来到西方国家，日夜思念故乡的里夫山。她就像内心充满愧疚的人，为了让自己好过些，使劲给自己找罪名，结果发现自己既是罪人又是受害者，承受着双倍折磨。

至于父亲，从我睁开眼睛那天起，他就天天在我眼前扮演精疲力竭却不肯上吊给自己一个痛快的男人。我时常问自己，他为什么离开摩洛哥，背井离乡到比利时来开杂货铺，他完全可以留在纳祖尔卖菜并保持低级赌徒的劣习。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他总是一副潦倒的样子，心情特别差，不给太太一个吻，也不对孩子说半句温柔的话。

“他们就像野草一样自生自灭，既可怜又毫无用处。”伦敦来的说教者这样评价我们的生活。

“我开收音机听一下法兰西体育场那边有什么动静

吧！”阿里提议，可能一直听谢赫诵读经书让他感到疲倦。

“比赛还没开始。”德里斯提醒他。

“是没开始，不过现在肯定有些部署。昨天，德国队接到炸弹袭击的警报，从酒店里疏散出来了。那些部门不会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那又怎么样？”前排的兄弟问。

“呃，可能有些消息能让我们知道圣德尼附近的安保部署。”

“这关你什么事？”

“我负责把你们顺顺当当地送到那里。”阿里提高声调，他有点被邻座的傲慢和敌意激怒了。

“你不是负责把我们送到指定地点，你是在收钱办事。至于能不能顺利到达，那不归你管。有人在天上替我们照看，知道吗？”

阿里没有作答。

“听懂了吗？”这位兄弟狠狠地逼问，“你别动光碟，什么都别动，管好你自己就行。”

“我又不是聋子，不用大喊大叫。”阿里回敬了一句。

“你是聋是瞎，我一点都不在乎。开你的车，别说话。”

阿里缩着脖子，再也没说话。

德里斯一直伸着脖子，他转了转头，随后脑袋就耷拉下来了。

另一位乘客到现在都一声不吭，继续把我们当成空气。他是谁？他从哪儿钻出来的？从他身上什么也看不出来。我们只知道他是爆炸物包裹的血肉之躯。他就是那种怪咖，你把他扔到角落里，一年后准能在原地找到他。

我看了看这个人，又看了看那个人。我真是看不透他们。大家就要一起牺牲了，他们对我 and 德里斯却毫无兴趣。看来我们只是跑龙套的。谁允许他们居高临下地看我们？是他们的决心吗？我也有决心，我也视死如归。虽然偶尔有些问题困扰我，但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坚定。萨迪克伊玛目说过：“疑问是必要的，我们要承受的是天使与魔鬼的大战，艰苦卓绝的实力对抗，把我们逼到墙角的决斗。当然，我们可以选择站在天使这边或是魔鬼那边。信仰是自身深处信念的升华，达到这种境界，我们才会发现自己真正的命运——归附真主或者因为背弃真主被罚入地狱。”

在我身上，斗争十分激烈。魔鬼像个吸血鬼吸附在我身上。我无时无刻不在权衡利弊，身体就像一座行走的角斗场，脑袋里充斥着聒噪的声音，拇指一会儿指向地面，一会儿指向天空。魔鬼不肯放开我，凶猛残酷，喧嚣四起。我曾经千百次站在临界点，准备回到我的烤肉三明治店和小酒馆，回去纠缠放学后常去纠缠的女生，约